

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

精華解析

陸游傳

——《宋史》卷三百九十五

【原文】

陸游，字務觀，越州山陰人。年十二，能詩文，蔭補登仕郎。鎖廳薦送第一，秦檜孫埶適居其次，檜怒，至罪主司。明年，試禮部，主司復置游前列，檜顯黜之，由是爲所嫉。檜死，始赴福州寧德簿。以薦者除敕令所刪定官。

時楊存中久掌禁旅，游力諫非便。上嘉其言，遂罷存中。中貴人有市北方珍玩以進者，游奏：「陛下以「損」名齋，自經籍翰墨外，屏而不御。小臣不體聖意，輒私買珍玩，虧損聖恩。乞嚴行禁絕。」

應詔言：「非宗室外家，雖實有勳勞，毋得輒加王爵。頃者有以師傅而領殿前都指揮使，復有以太尉而領閤門事，潰亂名器，令加訂正。」遷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。

孝宗即位，遷樞密院編修官，兼編類聖政所檢討官。史浩、黃祖舜薦游善詞章，諳典故，召見，上曰：「游力學有聞，言論剴切。」遂賜進士出身。入對，言：「陛下初即位，乃信詔令以示人之時，而官吏將帥一切玩習，宜取其尤沮格者，與衆弃之。」

和議將成，游又以書白二府曰：「江左自吳以來，未有舍建康他都者。駐驂臨安出于權

宜，形勢不固，饋餉不便，海道逼近，凜然意外之憂。一和之后，盟誓已立，動有拘礙。今當與之約，建康、臨安皆系駐驛之地。北使朝聘，或就建康，或就臨安。如此，則我得以暇時建都立國，彼不我疑。」

時龍大淵、曾親用事。游爲樞臣張燾言：「親、大淵招權植黨，熒惑聖聽，公及今不言，異日將不可去。」燾遽以聞，上詰語所自來，燾以游對。上怒，出通判建康府。尋易隆興府，言者論游交結臺諫，鼓唱是非，力說張浚用兵，復歸。久之，通判夔州。

王炎宣撫川、陝，辟爲干辦公事。游爲炎陳進取之策，以爲經略中原。必自長安始，取長安必自隴右始。當積粟練兵，有釁則攻，無則守。吳璘子挺代掌兵，頗驕姿，傾財結士，屢以過誤殺人，炎莫誰何。游請以玠子拱代挺。炎曰：「拱怯而寡謀，遇敵必敗。」游曰：「使挺遇敵，安保其不敗。就令有功，愈不可駕馭。」及挺子曦僭叛，游言始驗。

範成大帥蜀，游爲參議官，以文字交。不拘禮法，人譏其頹放，因自號放翁。后累遷江西常平提舉。江西水災，奏：「撥義倉振濟，檄諸郡發粟以予民。」召還，給事中趙汝愚駁之，遂與祠。起知嚴州，過闕，陛辭，上諭曰：「嚴陵山水勝處，職事之暇，可以賦咏自適。」再召入見，上曰：「卿筆力回幹，甚善，非他人可及。」除軍器少監。

紹熙元年，遷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。嘉泰二年，以孝宗、光宗《兩朝實錄》及《三朝史》未就，詔游權同修國史，實錄院同修撰，免奉朝請。尋兼秘書監。三年，書成，遂升寶章閣待制，致仕。

游才氣超逸，尤長于詩。晚年再出，爲韓侂胄撰《南園閔古泉記》，見譏清議。朱熹嘗言

「其能太高，迹太近，恐爲有力者所牽挽，不得全其晚節。」蓋有先見之明焉。嘉定二年卒，年八十五。

【譯文】

陸游，字務觀，是越州山陰（今浙江紹興）人。十二歲的時候，已經能寫詩和作文，以先代官爵的原因補上了登仕郎。後來他參加進士考試，被薦送爲第一。秦檜的孫兒秦垓，正巧排在他后面，秦檜大發雷霆，並對主持進士試的考官處以罪行。第二年，進行禮部主事試，又是把陸游排在前列，秦檜貶黜了陸游，陸游由于這樣一直遭到秦檜的忌恨。秦檜死后，陸游開始赴福建寧德任主簿。後來擔任了敕令所的刪定官。

在那時，楊存中長久掌管戍守京城的正規軍，陸游在疏中力陳其不當。皇上贊賞陸游的意見，于是罷免存中。京城中有些顯貴人物購買珍寶玉器獻給皇帝。陸游奏稱：「陛下以「損」爲齋名，自經籍及文房四寶之外，摒棄而不用；有些小臣，不能體察聖上之意，動輒就私買珍寶玉器以獻，虧損聖上之德，請求嚴行禁止絕斷它們。」

陸游在應付對答的時候還說：「非宗室及外祖父母家，雖然的確有功勛，不能隨意封賞王爵。目前有由于師傅而任殿前都指揮使的，還有以太尉而主管內閣之事，混亂朝廷體制，請加以改正。」任陸游爲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。

孝宗即位，調任陸游爲樞密院編修官，并且兼編類聖政所檢討官。并且史浩、黃祖舜推薦陸游善詞章，熟典故。皇上于是召見陸游。皇上說：「陸游學根深，很有才能，言論切實，合

乎情理。」遂賜陸游進士出身。陸游進宮應對時說：「陛下剛剛即位，深信詔令示人的時候是有權威的，而那些官吏將帥在職守上疏忽，因此要對那些特別敗壞規矩的，同大家一起拋掉丟棄他。」

南宋與金的和議將成之時，陸游又上書樞密院及中書門下，書上這樣寫：「長江以南自吳國以來，從來沒有舍棄建康（今江蘇南京）另立他都的。皇都今設在臨安（今浙江杭州），乃是權且適宜的計策。杭州形勢、地勢不穩固，運送饋餉不便，靠近海路，大概會產生突然的憂患。和議之后，與金已經訂立盟詞。稍微有變動，就會碰到障礙。因此，在和議的時候，應該同金約定，建康、臨安都是大宋的都城，金國使臣朝聘，或者到建康，或者到臨安。如果這樣，我們就能取得時間建都立國，金對我們也不會產生疑慮。」

當時龍大淵、曾覲當權。陸游對樞臣張燾說：「曾覲、龍大淵招權結黨，培植勢力，欺騙、迷惑聖上。您如今對他不揭穿，以后就不可能除去他。」張燾就用這些報告皇上，皇上詢問這些話的由來，張燾回答是陸游說的。皇上非常憤怒，降陸游為建康府通判，後來又被調任隆興府（今江西南昌）。諫官議論和污蔑陸游交結臺官諫官，鼓倡是非，勸說張浚抗金，反對和議。由于這樣，陸游被免職歸家。過了很長時間，陸游才被任為夔州（今四川奉節）通判。

王炎在任川陝宣撫使時，征召陸游人幕為干辦公事。陸游替王炎陳述進取之策：「從前認為經略中原，一定要從長安（今陝西西安）開始，取長安必須從隴右開始。應該廣積糧食，教軍練兵，有戰事則攻，無事則守。」吳璘的兒子吳玠代為掌管軍隊，吳玠非常任性而驕傲自大，傾財結交士人，因過失而殺人，王炎也對他沒有辦法。陸游請求王炎以吳玠之子吳拱代吳玠掌

兵。王炎說：「吳拱非常怯弱膽小而少謀略，遇敵作戰必定要失敗。」陸游則說：「如果吳挺碰到敵人，誰能保吳挺必勝不敗。即令他得勝有功，愈加不可駕馭。」到了吳挺的兒子吳曦叛變，陸游的言論才得到驗證。

範成大統帥四川，陸游是參議官，兩人以文字相交。陸游不拘守官場的禮數，人們譏笑他頹廢放蕩。陸游因為這樣自號「放翁」。以后陸游調任江西常平提舉。江西水災，陸游奏請撥義倉糧賑災，又給諸郡檄文要求發糧食給災民。陸游被召還京。給事中趙汝愚駁陸游的奏議。陸游遂被免職，為官觀使，只拿些俸祿糊口。後來，又起用陸游，讓他擔任嚴州府知府（今浙江建德）。陸游上殿辭駕，皇上諭曰：「嚴陵山水風景十分優美，你公事辦完，在空閑的時間里，可以游山、玩水、賦詩，自己得到歡樂。」又一次召陸游入見皇上，皇上說：「卿筆力雄厚，回旋余地很大，甚好，其他人是比不上你的。」任陸游為軍器少監。

紹熙元年（一一九〇年），調任禮部郎中、兼實錄院檢討官。嘉泰二年（一二〇二年），由于孝宗、光宗《兩朝實錄》及《三朝史》未修成，詔陸游權同修國史、實錄院同修撰，并且免掉陸游上朝請安的禮節。後來，陸游又兼秘書監。三年書成以后，升任陸游為寶章閣待制。陸游辭掉官職而回鄉。

陸游才氣超人、飄逸，尤其善長寫詩。晚年再出時，替韓梈胃撰《南園閱古泉記》，被清談派譏諷嘲笑。朱熹曾經說過：「陸游的才能太高，業績又不大，恐怕會為有權勢的人所牽累，他的晚節不能非常完結善終。」朱熹的話可以說是先見之明啊！

嘉定二年（一二〇九年），陸游去世，享年八十五歲。

辛弃疾傳

——《宋史》卷四百〇一

【原文】

辛弃疾，字幼安，齊之歷城人。少師蔡伯堅，與黨懷英同學，號「辛黨」。始筮仕，決以著，懷英遇「坎」，因留事金，弃疾得「離」，遂決意南歸。

金主亮死，中原豪杰并起。耿京聚兵山東，稱「天平節度使」，節制山東、河北忠義軍馬。弃疾爲掌書記，即勸京決策南向。僧義端者，喜談兵，弃疾間與之游。及在京軍中，義端亦聚衆千余，說下之，使隸京。義端一夕竊印以逃。京大怒，欲殺弃疾。弃疾曰：「並我三日期，不獲，就死未晚。」揣僧必以虛實奔告金帥，急追獲之。義端曰：「我識君真相，乃青兕也，力能殺人，幸勿殺我。」弃疾斬其首歸報，京益壯之。

紹興三十二年，京令弃疾奉表歸宋。高宗勞師建康。召見，嘉納之。授承務郎、天平節度掌書記，并以節使印告召京。會張安國、邵進已殺京降金。弃疾還至海州，與衆謀曰：「我隸主帥來歸朝，不期事變，何以復命？」乃約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福等，徑趨金營。安國方與金將酣飲，即衆中縛之以歸。金將追之不及，獻俘行在，斬安國于市。仍授前官，改差江陰僉判。弃疾時年二十三。

乾道四年，通判建康府。六年，孝宗召對延和殿。時虞允文當國，帝銳意恢復。弃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，持論勁直，不爲迎合。作《九議》并《應問》三篇、《美芹十論》，獻于朝。言逆順之理、消長之勢、技之長短、地之要害，甚備。以講和方定，議不行。遷司農寺主簿，出知滁州。州罹兵燹，井邑凋殘。弃疾寬征薄賦，招流散，教民兵，議屯田，乃創莫枕樓、繁雄館。辟江東安撫司參議官，留守葉衡雅重之，衡入相，力薦弃疾慷慨有大略。召見。遷倉部郎官、提點江西刑獄，平劇盜賴文政有功，加秘圖修撰。調京西轉運判官，差知江陵府、兼湖北安撫。

遷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。以大理寺少卿召。出爲湖北轉運副使。改湖南，知潭州、兼湖南安撫。盜連起湖湘，弃疾悉討平之。遂奏疏曰：「今朝廷清明，比年李金、賴文政、陳子明、李峒相繼竊發，皆能一呼嘯聚千百，殺掠吏民，死且不顧。至煩大兵翦滅，良由州以趣辦財賦爲急，吏有殘民害物之政，而州不敢問，縣以并緣科斂爲急，吏有殘民害物之狀，而縣不敢問。田野之民，郡以聚斂害之，縣以科率害之，吏以乞取害之，豪民以兼并害之，盜賊以剽奪害之，民不爲盜，去將安之。夫民爲國本，而貪吏迫使爲盜。今年剿除，明年茲蕩。譬之木焉，日刻月削，不損則折。欲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，講求弭盜之術，無徒恃平盜之兵，申飭州縣，以惠養元元爲意，有違法貪冒者，使諸司各揚其職，無徒按舉小吏以應故事，自爲文過之地。」詔獎諭之。

又以湖南控帶二廣，與溪洞蠻獠接連，革竊間作。豈惟風俗頑悍，抑武備空虛所致？乃復奏疏曰：「軍政之敝，統率不一。差出占破，略無已時。軍人則利于優閑窳坐，奔走公門，苟

圖衣食，以故教閱廢弛，逃亡者不追，冒名者不舉。平居則奸民無所忌憚，緩急則卒伍不堪征行。至調大軍，千里討捕，勝負未決，傷成損重，爲害非細。乞依廣東摧鋒、荆南神勁、福建左翼例，別創一軍，以湖南飛虎爲名，止撥屬三牙、密院，專聽帥臣節制調度，庶使夷獠知有軍威，望風懾服。」

詔委以規畫，乃度馬殷營壘故基，起畫砦柵，招步軍二千人，馬軍五百人，僉人在外，戰馬鐵甲皆備。先以緡領五萬于廣西買馬五百匹，詔廣西安撫司歲帶買三千匹。時樞府有不樂之者，數沮撓之，弃疾行愈力，卒不能奪。經度費鉅萬計，弃疾善幹旋，事皆立辦，議者以聚斂聞，降御前金字牌，俾日下住罷。弃疾受而藏之，出責監辦者，期一月飛虎營柵成，違坐軍制。如期落成，開陳本末，繪圖繳進。上遂釋然。時秋霖幾月，所司言造瓦不易。問：「須瓦幾何？」曰：「二十萬。」弃疾曰：「勿憂！」令楔官自官舍、神祠外，應居民家取溝窰瓦二，不二日，皆具，僚屬嘆伏。軍成，雄鎮一方，爲江上諸軍之冠。

加右文殿修撰，差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。時江右大饑，詔任責荒政。始至，榜通衢曰：「閉糴者配，強糴者斬。」次令盡出公家官錢、銀器，召官吏、儒生、商賈、市民，各舉有干實者，量借錢物，逮其責領運糴，不取子錢，期終月至城下發糴。于是連櫓而至，其值自減，民賴以濟。時信守謝源明乞米救助，幕屬不從，弃疾曰：「均爲赤子，皆王民也！」即以米舟十之三予信。帝嘉之，進一秩。以言者落職，久之，主管冲佑觀。

紹熙二年，起福建提點刑獄。召見，遷大理少卿，加集英殿修撰，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。弃疾爲憲時，嘗攝帥，每嘆曰：「福州前枕大海，爲賊之淵，上四郡民頑獷易亂，帥臣空竭，

急緩奈何？」至是務爲鎮靜，未期歲，積緡至五十萬緡，榜曰：「備安庫」。謂閩中土狹民稠，歲儉則糴于廣。令幸連稔，宗室及軍人入倉請米，出即糴之。候秋賈賤，以備安錢糴二萬石，則有備無事矣。又欲造萬鎗，招強壯補軍額，嚴訓練，則盜賊可以無虞。事未行，臺臣王蘭劾其用錢如泥沙，殺人如草芥，旦夕望端坐「閩王殿」，遂丐祠歸。

慶元元年落職。四年，復主管冲佑觀。久之，起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。四年，寧宗召見，言鹽法，加寶謨閣待制，提舉佑神觀。奉朝請。尋差知鎮江府，賜金帶。坐繆舉，降朝散大夫、提舉冲佑觀，差知紹興府、兩浙東路安撫使，辭免。進寶文閣待制，又進龍圖閣、知漢陵府。令赴行在奏事，試兵部侍郎，辭免。進樞密都承旨，未受命而卒。賜對衣、金帶，守龍圖閣待制致仕。特贈四官。

弃疾豪爽尚氣節，識拔英俊，所交多海內知名士。嘗跋紹興間詔書曰：「使此詔出于紹興之前，可以無事仇之大耻；使此詔行于隆興之后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。今此詔與仇敵俱存也，悲夫！」人服其警切。帥長沙時，士人或愬考試官濫取第十七名《春秋》卷，弃疾察之，信然。索亞榜《春秋》卷兩易之，啓名則趙鼎也。弃疾怒曰：「佐國元勳，忠簡一人，胡爲又一趙鼎！」擲之地。次閱《禮記》卷，弃疾曰：「觀其議論，必豪杰士也，此不可失。」啓之，乃趙方也。嘗謂：「人生在勤，當以力田爲先。北方之人，養生之具不求于人，是以無甚貧甚富之家。南方多末作以病農，而兼并之患興，貧富斯不侔矣。」故以「稼」名軒。爲大理卿時，同僚吳交如死，無棺斂。弃疾嘆曰：「身爲列卿，而貧若此，是廉介之士也。」既厚賻之，復言于執政，詔賜銀絹。

弃疾當同朱熹游武夷山，賦《九曲棹歌》。熹書「克己復禮」、「夙興夜寐」，題其二齋室。熹歿，僞學禁方嚴，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。弃疾爲文往哭之。曰：「所不朽者！垂萬世名。孰謂公死，凜凜猶生。」弃疾雅善長短句，悲壯激烈。有《稼軒集》行世。紹定六年，贈光祿大夫。咸淳間，史館校勘謝枋得過弃疾墓旁僧舍，有疾聲大呼于堂上，若鳴其不平，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。枋得秉燭作文，旦且祭之，文成而聲始息。德佑初，枋得請于朝，加贈少師，謚忠敏。

【譯文】

辛弃疾，字幼安，是齊地歷城（今山東濟南）人。年少時，辛弃疾拜蔡伯堅為師父，同黨懷英是同學，號稱「辛黨」。開始時，他們用筮法來測算他們的仕途，決定用著草。黨懷英得到一個「坎」卦，因而就決定留在山東，為金人當官；辛弃疾得一個「離」卦，因而決定南回。

金主亮死去后，中原豪杰紛紛起義抗金。耿京在山東聚集士兵，自稱天平節度使，負責山東、河北反金的忠義軍馬。辛弃疾為耿京掌管書記，并且勸告耿京決定策略向南方，歸順宋朝。和尚義端這個人，喜好談兵，弃疾有時也同他商討學問。弃疾到了耿京軍中，義端也聚集一千多人抗金。弃疾勸說義端和尚當耿京部下，屬耿京指揮。有一個晚上，義端和尚偷大印而跑掉，耿京大怒，想殺掉弃疾。弃疾說：「給我三天時間，不抓獲和尚義端，那時殺掉我也不嫌遲。」弃疾估計義端和尚必定要將耿京軍隊的情報奔告金帥，他很快去追捕，捕獲了義端和

尚。義端對辛弃疾說：「我認識了你的真相，你乃是年青有力的犀牛，你的力量很大，能殺人，但希望你不要殺我。」辛弃疾斬其首而回去報告耿京，耿京越發看重弃疾。

紹興三十二年（一一六二年），耿京下令辛弃疾回到南京。高宗在建康（今江蘇南京）慰勞犒賞軍隊，召見了辛弃疾，極其愉快地接納了他們歸宋，授辛弃疾承平郎官職，為天節節度使掌管文書，並且用以節度使印及封誥召耿京，不料這時張安國、邵進已殺掉耿京投降金人，弃疾回到海州（今江蘇連雲港），同大家商量。弃疾說：「我因為隨主帥投歸宋朝，沒想到發生事變，我怎么向朝廷回復命令呢？」于是便約統制王世隆及抗金忠義人馬全福等偷偷地直撲金營，張安國恰好與金將官飲酒慶功，即在金人中將張安國捕獲捆綁而回，金將追擊上來，沒有趕上。辛弃疾獻俘京城，將張安國在市上斬首。朝廷仍然任命辛弃疾擔任原來的職務，又改派辛弃疾任江陰僉判。辛弃疾那一年僅僅二十三歲。

乾道四年，弃疾任建康府通判。六年，宋孝宗召辛弃疾在延和殿應付答對。那時候，正好虞允文掌握大權，宋孝宗又決心恢復大宋天下。辛弃疾在應對時，對孝宗論說長江南北形勢以及三國晉漢人材，持論直爽堅決，不奉迎其他人的觀點。辛弃疾作《九議》并《應問》三篇，《美芹十論》，把他們獻給朝廷。這些著作談到了逆順的道理，宋金消長之形勢，敵我技能之長短、地理之要害，非常完善詳備。由于宋金議和剛確定，朝廷沒有採納辛弃疾的意見。辛弃疾被調任司農寺主簿。后又出知滁州府（今安徽滁縣）。滁州遭兵災，城鄉房屋被損，殘敗不堪。弃疾寬征薄賦，招集流散民衆，訓練民兵，實行屯田，便創建莫枕樓、繁雄館，成績卓然。辛弃疾被征召為江東安撫司參議官。留守葉衡非常看重弃疾，葉衡入京為宰相，大力推薦辛弃疾

有慷慨大志。弃疾被召見。調任倉部郎官、提點江西刑獄，平定巨盜賴文政有功，加封秘閣修撰，調任京西轉運判官，被遣知江陵府（今屬湖北）、兼湖北安撫。

朝廷又調辛弃疾任職隆興府（今江西南昌）、兼江西安撫。并用大理寺少卿召，出為湖北轉運副使，又發湖南，旋即主持潭州（今湖南長沙）政務，兼湖南安撫。那時，強盜匪徒不斷在湖南、湖北爆發叛亂，辛弃疾完全把他們平定了。辛弃疾為這些上奏朝廷說：「如今朝廷政治清明，可是連年來李金、賴文政、陳子明、陳峒相繼造反，都能一人呼喚，千百人響應聚集，殺掠官吏民衆，連死都不怕，導致麻煩，政府派大兵征剿，這是因為州官以橫征暴斂，聚斂財賦為要務，所以差役就有殘害民物的情況。但州官却不進行過問；縣府也像州府一樣，用征收稅務為急事，對差役殘民害物的狀況，縣府也不加以過問。田野的民衆，郡用聚斂財物害他們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民衆不做強盜，又有什么辦法，又將去哪裡呢？民衆是國家的根本，然而貪官污吏逼迫人民成為盜賊。今年剿除，明年反而更加動蕩。猶如木材，天天去刻，月月去削，不損壞就會折斷。懇求陛下深思盜賊形成的根本原因，講求消除盜賊的根本方法。無須依靠平定盜賊的士兵，只要申飭州縣，用恩惠養育老百姓作為重要的方式。有違法貪冒之輩，使諸司都執行他們的職權，懲處違法之人，不要只按察檢舉處理那些有效期役，以敷衍了事，自己却文過飾非。」詔書鼓勵并獎賞辛弃疾。

皇上又提出，由于湖南連接影響廣東、廣西，與溪洞蠻獠接連，不斷發生反叛，難道是由于他們風俗頑強驍悍，抑或是武備空虛所造成的。辛弃疾于是又上奏疏說：「軍政之弊端，主要是領導不統一，士兵占了名額被派遣出去，無時休止；然而軍官則坐在家里做些容易的事。

差役奔走公門，只是為了衣食有所着落。因此教育廢止松弛，逃亡者無人追捕，冒名頂替者無人檢舉，什么事也不管，則奸民無所忌憚，有所緩急則士卒不堪征發。至于調動大軍，千里討捕，勝負還沒有決定，威望損失慘重，為害不小，請求按照廣東摧鋒軍、荆南神勁軍、福建左翼軍之例，另創一軍，用湖南飛虎軍來命名。軍隊只屬三牙、密院管轄，專門聽帥臣節制調度。這樣就能使夷獠知道有軍威，望風懾服。」

下詔，委任辛弃疾規劃創建飛虎軍。辛弃疾于是衡量馬殷營壘原來的基地，蓋起柵欄、砦岩，招步軍二千人、馬軍五百人，侍從在外辦事，戰馬鐵甲都很完全齊備，先用緡錢五萬在廣西買馬五百匹。中央又下詔廣西安撫司每年帶買馬三千匹。當時樞府有些官員對此不甚贊成，阻撓多次。而辛弃疾是認真實行，其結局是不能取消辛弃疾的計劃。經估計費用巨萬計，弃疾疾善于斡旋，每件事都馬上辦理妥當。諫官以經費開支特別大而進攻辛弃疾，政府并發下御前金字牌，召弃疾回京，使這件事馬上停辦。弃疾接到金牌，把它藏了起來，并責令監辦者限定一月之內建成飛虎軍營柵，不然按違反軍規處理。結果按期落成。弃疾疾把事件的本末、經費的開支詳細開列，繪圖送到京城，皇上終於消除了對辛弃疾的不滿。那時，秋雨綿綿，下了幾個月，有關官員說造瓦不易，弃疾問：「需瓦多少？」回答說：「要二十萬。」弃疾說：「不要過于擔心。」弃疾令官宮在官舍、神祠以外，在每個居民家取溝漚瓦二，不幾日，二十萬瓦皆備，僚屬對辛弃疾行事非常感嘆佩服。飛虎軍成，雄鎮一方，位于江上各軍的首位。

政府加封辛弃疾右文殿修撰，并派遣他到知隆興府（今江西南昌）兼江西安撫。當時，江北大饑，下詔，令弃疾任責荒政。弃疾剛剛到任，就在交通要道張貼榜文，說：「不出賣糧食

者發配充軍，強買者斬首。」在那以後，令盡出公家官錢、銀器，又召官吏儒生商賈市民，各舉有財物者，適當向他們借些錢物，他們的任務是領運買入的糧食，不負責取利息。限期一個月，到城下出售糧食。于是一艘艘的運糧船不斷地駛來，糧價自然下降，民衆靠它得以生存。那時候，信守令謝源明乞求糧食救災，幕僚沒有答應。弃疾說：「均為赤子，皆王民也。」立即把米船十分之三給予信守謝源明。皇上獎勵他。職務進一級。由于諫官攻擊而落職。過了好久以後，才主管冲佑觀。

紹熙二年（一一九二年），起用弃疾，任福建提點刑獄。由皇帝召見，調任大理少卿，加集英殿修撰，任福州知府兼福建安撫使。弃疾為官時，曾統帥軍隊。每一次感嘆說：「福州前面靠大海，是造成海盜的淵源。上四郡民頑劣凶悍，作亂方便。帥臣空竭，出事怎麼辦？碰到這種情況，一定要鎮靜。」還未到歲末，就積錢串五十萬緡，命名「備安庫」。弃疾說閩中土地狹小，民衆稠密，歉收年則從廣東買米。現今幸虧連年豐收，宗室及軍人人倉請米，就命出來賣。等到秋天糧價降下來，以備安錢糶米二萬石，那么就有準備而沒有憂患了。」弃疾又準備造戰士鐵甲一萬，招強壯民衆補軍額，嚴格加以訓練，就不怕盜賊了。這事還未實行，臺臣王藺彈劾他用錢好比去泥沙一樣，殺人好比斬草芥，早晚端坐在「閭王殿」上，于是辛弃疾要求一個官觀使的職務而回歸田里。

慶元元年（一一九五年），辛弃疾免職。四年，恢復辛弃疾主管冲佑觀。過了好久又復起用，他被任為紹興府知府兼浙東安撫使。四年，寧宗召見辛弃疾，討論鹽法，加弃疾寶謨閣待制，提舉佑神觀。遵奉朝廷邀請，又調任鎮江知府，賜金帶。因為牽連到犯錯誤的案子被舉

發，降為朝散大夫，提舉冲佑觀。后又令辛弃疾任紹興府知府、兩浙東路安撫使，因為弃疾推辭而免掉職務。政府又升他任寶文閣待制，又進龍圖閣，都承旨，沒有接受命令就死了。賜對衣、金帶，守龍圖閣待制，替弃疾辦理退休手續，特贈四級。

辛弃疾豪爽，氣節高尚，知道并提拔英雄俊杰，他能結交的都是海內著名人士。弃疾曾為紹興年間的詔書寫過跋其中說：「如果這些詔書出于紹興之前，可以沒有奉事仇人的大大的耻辱。假使這些詔書行于隆興之后，可以完成萬世之大業。現今這些詔書與仇敵都同時存在，確實很可憐！」人們都很佩服弃疾機警切實。弃疾治理長沙時，士人對主考官濫取第十七名《春秋》卷都極不滿意，弃疾取來察看，完全相信士子的議論。又索取亞榜《春秋》卷，兩次加以更改。打開卷子一看，考生名趙鼎，弃疾怒曰：「佐國元勛，只有忠簡一人，何來又一趙鼎！」將卷子扔在地上，接着又閱《禮記》卷。弃疾曰：「看其議論，一定是豪杰之士，千萬不能失去。」開啟觀之，乃趙方也。辛弃疾曾說過，人的一生在于勤，應當把努力耕種作為首要任務，北方人養生之器具不求人，因此特別富裕和特別貧窮的家庭沒有；南方多經商，因此對農業產生傷害，所以兼并的禍害就容易產生，貧與富之間的差距非常大。弃疾所以把「稼軒」當作他的名。弃疾任大理寺卿時，同僚吳交如死后無棺材埋葬。弃疾嘆曰：「身為列卿而貧窮到如此情形，吳生確是清廉儉僕的人！」弃疾拿出錢財豐厚地埋葬了他，并把這件事告訴當朝執政，皇帝下詔賜給銀絹。

辛弃疾曾經同朱熹一同出游武夷山，賦《九曲棹歌》。朱熹寫「克己復禮」、「夙興夜寐」作為其二書齋之名。朱熹去世，禁偽學十分嚴厲。朱熹的學生原來的舊友都沒有去送葬。弃疾

毛澤東詩集二十四

精華解析

三〇六〇

寫了祭文，并前往哭祭他曰：「所謂不朽者，名可垂萬世，誰謂公已死，你凜凜如生。」弃疾喜愛和擅長長短句，其詞激烈悲壯。有《稼軒集》行于世。紹定六年（一二三三年），皇上追贈弃疾光祿大夫。咸淳年間，史館校勘謝枋得經過弃疾墓旁的僧舍，聽到堂上有疾聲大呼，似乎為弃疾的不平遭遇而在鳴叫，自黃昏直到深夜三更，呼聲都未停止。謝枋得獨在燭光下作文，準備明晨祭奠辛弃疾。祭文寫成，呼聲方才停止。德佑年初，謝枋得向朝廷請求，所以給弃疾加贈少師，并按他生前的事迹給以「忠敏」的謚號。